

## 分析研究(II)

# 目 次

## 分析研究〔Ⅱ〕

社会生活病理学 .....	( 3 )
风雅生活论 .....	罗 梵译 ( 5 )
<b>第一编 概论</b> .....	( 5 )
<b>第一章 引言</b> .....	( 5 )
<b>第一节 劳碌生活</b> .....	( 6 )
<b>第二节 艺术家的生活</b> .....	( 11 )
<b>第三节 风雅生活</b> .....	( 12 )
<b>第二章 论风雅生活意识</b> .....	( 18 )
<b>第三章 论文提纲</b> .....	( 26 )
<b>第二编 一般原则</b> .....	( 39 )
<b>第四章 教理</b> .....	( 39 )
<b>第三编 论与人直接相关的东西</b> .....	( 57 )
<b>第五章 服饰面面观</b> .....	( 57 )
<b>第一节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服饰原则</b> .....	( 62 )
步态论 .....	王文融译 ( 69 )
论现代兴奋剂 .....	张冠尧译 ( 127 )
绪言 .....	( 127 )

论现代兴奋剂·····	(131)
I. 提出的问题·····	(132)
II. 论酒精·····	(138)
III. 论咖啡·····	(143)
IV. 论烟草·····	(150)
V. 结论·····	(157)
题解·····	(160)
<b>附录：序、跋</b> ····· 袁树仁译	(163)
《舒昂党人》·····	(165)
《好汉》告读者·····	(165)
《舒昂党人》初版导言(1829)·····	(183)
《舒昂党人》第四版序言(1845)·····	(190)
《婚姻生理学》·····	(192)
初版勘误(1830)·····	(192)
附：评《婚姻生理学》(1830)·····	(194)
《私人生活场景》·····	(198)
初版序言(1830)·····	(198)
初版跋(1830)·····	(200)
《私人生活场景》(《三十岁的女人》)出版 说明(1832)·····	(202)
《私人生活场景》序言(1834)·····	(203)
《驴皮记》·····	(206)
初版序言(1831)·····	(206)

初版跋 .....	(219)
第四版出版说明(1835) .....	(220)
<b>《哲理小说故事集》导言(1831)</b>	
..... 菲拉莱特·夏斯勒	(222)
<b>《哲理故事集》书商-出版商告读者(1832)</b> .....	(239)
<b>《十三人故事》</b> .....	(241)
<b>第一部</b> 《费拉居斯》初版跋(1833) .....	(241)
<b>第二部</b> 《切莫触摸刀斧》《朗热公爵夫人》	
第一版出版说明(1834) .....	(242)
<b>第三部</b> 《金眼女郎》第一版出版说明(1835) .....	(243)
<b>《欧也妮·葛朗台》</b> .....	(246)
初版导言(1833) .....	(246)
初版跋(1833) .....	(248)
<b>《哲理研究》导言(1834)</b> .....	费利克斯·达文 (251)
<b>《十九世纪风俗研究》导言(1835)</b>	
..... 费利克斯·达文	(278)
<b>《外省生活场景》序言(1834—1837)</b> .....	(316)
<b>《巴黎生活场景》序言(1834—1835)</b> .....	(318)
<b>《高老头》</b> .....	(320)
第二版序言(1835) .....	(320)
第三版序言(1835) .....	(332)
<b>《改邪归正的梅莫特》第一版出版说明(1835)</b>	
.....	(336)
<b>《神秘之书》</b> .....	(338)
序言(1835) .....	(3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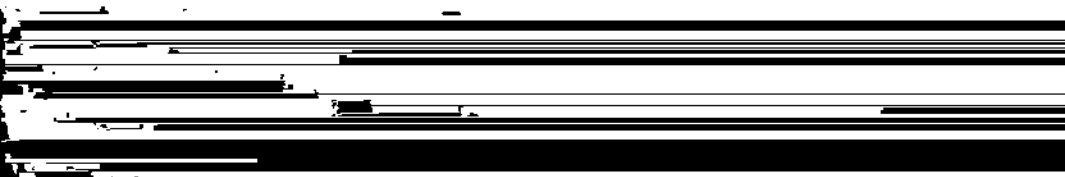
夏庞蒂埃版出版说明(1842) .....	(350)
《幽谷百合》 .....	(352)
初版序言(1836) .....	(352)
一八三六年威尔代版序言附记 .....	(354)
《幽谷百合》诉讼始末(1836) .....	(354)
通告(1839) .....	(418)
《Ecce Homo》前言(1836) .....	(420)
《幻灭》 .....	(423)
第一部 初版序言(1837) .....	(423)
第二部 《外省大人物在巴黎》初版序言(1839) .....	(427)
第三部 《大卫·赛夏》杜蒙版序言(1843) .....	(433)
《赛查·皮罗托》初版序言(1838) .....	(440)
《卓越的女人》、《纽沁根银行》、《电鳗》	
初版序言(1838) .....	(441)
《古物陈列室》、《冈巴拉》初版序言(1839) .....	(465)
《夏娃的女儿》、《玛西米拉·多尼》初版	
序言(1839) .....	(473)
《乡村教士》 .....	(490)
前言(1839) .....	(490)
初版序言(1841) .....	(491)
《贝阿特丽克丝》初版序言(1839) .....	(495)
《比哀兰特》初版序言(1840) .....	(498)
《两个新嫁娘》初版序言(1842) .....	(508)
《一桩神秘案件》初版序言(1842) .....	(511)

《烟花女荣辱记》初版序言(1845) .....	(536)
《邦斯舅舅》准文学性的告读者书(1847) .....	(541)
《阿尔西的议员》告读者(1847) .....	(543)
《一个外省人在巴黎》出版者前言(1847) .....	(544)

## 分析研究(II)









# 风雅生活论\*

## 第一编 概 论

Mens agitat molem.①

——维吉尔

一个人的灵魂，看他持手杖的姿势，  
便可以知晓。

——时冕翻译

## 第一章 引 言

文化将人分别排在三条主线上……如果照迪潘②先生的方法，给这三类涂上不同的颜色，那也许不费吹灰之力。但

- 
- \* 巴故李健吾先生曾译过本文第一编，译者在翻译时参考了李先生的译文。
- ① 拉丁文：灵魂使物质运动。——引自维吉尔(公元前70—19)的《埃涅阿斯纪》第六章。巴尔扎克时代，相信动物磁气疗法的人以这句话为训育，所以巴尔扎克很喜欢引用它。显然，这句话与本文的精神是契合的。
- ② 迪潘(1784—1873)，法国经济学家，创立了统计地理学，常在其著作中用不同的颜色标明不同地区的经济状况。巴尔扎克对这门新兴学科持异议，多次予以嘲讽。

是，在一部基督教哲理著述中，套用江湖术士那一套，未免不伦不类，所以我们不准拿绘画和代数的X混在一起，而且我们在阐述风雅生活绝顶玄妙的学说的时候，将竭力争取持不同意见者和穿翻筒皮靴者<sup>①</sup>的理解。

近代风俗制造出来的三个阶级是：

劳动者；

思想者；

有闲者。

有了三个阶级，就有三个相当完整的公式，表现各色生活，从描写浪人富有诗意的流浪生活的小说，一直到立宪君主单调无聊的历史，应有尽有：

劳碌生活；

艺术家生活；

风雅生活。

### 第一节 劳碌生活

劳碌生活这个题目缺少变化。人用十指干活，就放弃了一生的前程，变成一种手段。我们再怎样仁爱，得到我们称赞的，也只有结果。到处可以看到人在大堆石头面前惊叹不已，可是即使他想起了堆石头的人，那也至多表示一番怜悯。如果建筑师在他们看来多少还有一种崇高思想的话，他手下的工人却不过是类乎绞车的东西，与手推车、铁锹、镐头打成一

---

<sup>①</sup> 这种筒子上半截外翻的皮靴在拿破仑帝国时代很时髦，到巴尔扎克撰写此文时已经过时。“穿翻筒皮靴的人”谓赶不上时髦的人。

片，分不清楚了。

这岂非太不公道？不。编入劳动大军的人，就象蒸汽机一样，都以同样的形式被制造出来，没有任何个性。工具人是一种社会零，再多的零加在一起，也得出一个数字，除非在零前面有其他数字。

一个农夫，一个泥瓦匠，一个士兵，是同一块石头的相同碎片，是同一个圆环的断节，是把柄不同的同一工具。他们日出而起，日入而眠。有的是鸡鸣而起，有的是闻鼓而起<sup>①</sup>；闻鼓而起的穿皮套裤、两古尺<sup>②</sup>蓝呢料、靴子；鸡鸣而起的只能穿随手拾来的破衣烂衫。不论是谁，吃的都是粗糙不堪的食物。打石灰或者打仗，割豆子或者割脑袋，这是他们一年四季的正事。对他们来说，劳动就象一个谜，到临死那天还找不到谜底。他们一辈子干伤心的苦差事，报酬就是弄到一条小板凳，坐在门楣积满尘土的茅屋前，不用担心有听差吆喝：

“滚开，伙计！我们只有星期一才给穷小子施舍。”

所有这些可怜虫，解决生活问题就是食橱里有面包，解决风雅问题就是箱子里有几件衣服。

小店东、少尉官、雇佣编辑，在操劳生活中等级稍高一些，但是他们的生活照样不脱庸俗气息。一辈子劳动，一辈子当绞车，仅仅机件更复杂一些，智力与机件结合得稍紧一些罢了。

至于裁缝，和艺术家实在相去甚远，这些人头脑里所构思

---

① 指士兵。

② 原文aune，法国古尺，约相当于1.188米。

的，都是一张张铁面无私的帐单。自从发明了假领，这些人便没完没了地使用。偶尔想享受一下，又立刻自谴自责，就象犯了偷盗债主罪。对他们而言，车辆就是出租马车，或者是送殡与娶亲时临时租用的车。

即使他们不必象卖苦力的工人那样拚命攒钱防老，但是他们一生孳孳不息，不过是希冀晚年穿衣吃饭有保障。因为他们朝思暮想的是在布什拉街<sup>①</sup>拥有一间冰冷的五楼房间，剩下的就是太太有一顶风帽和白细布手套，丈夫有一顶灰礼帽和一小杯咖啡，孩子能到圣德尼<sup>②</sup>上学或者得到半官费，全家人一星期能吃两回细嫩的白煮肉。这类人不完全是零，也不完全是数目字，或许是一些两位小数吧。

在这个愁苦的市区<sup>③</sup>，有一笔年金或者有一点公债利息，生活就解决了；有流苏窗帘、船形大床和玻璃罩蜡烛台，风雅就解决了。

操劳的人在社会阶梯上，象大舰上攀缘绳索的水手，晃晃悠悠往上爬。在这个阶梯上再上几级，就看到了医生、神甫、律师、公证人、小法官、大商人、乡绅、官僚、高级军官等。

这些人是制造得十分精密的仪器，活塞、链条、摆，总之，样样机件都经过仔细的抛光、装配、上油，保证正常运转。外面

---

① 布什拉街，沼泽区一旧街名。沼泽区曾是贵族聚居地之一，也是商业区和文化区。有许多精美建筑，十八世纪逐渐衰落，后成为中产阶级聚居的地方。

② 一八一〇年，在拿破仑支持下，康庶夫人在巴黎北郊圣德尼修道院创立了专收官吏子弟的学校。

③ 但丁在《神曲》中用“愁苦的市区”形容地狱，巴尔扎克多次引用。

还有漂亮的绣花罩子。但是他们的生活始终是一种不稳定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思想还不自由，而且缺乏创造力。这些先生们每天必须根据备忘录上的记载旋转一定的次数。这些小本子相当于从前学校里盯在背后的学监，时时刻刻提醒这些人，他们是一种理性存在<sup>①</sup>的奴隶。这种理性存在比起国君来，还要独断专横忘恩负义一千倍。

般人到退休时，对时尚的感觉已经迟钝，讲究风雅的岁月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他们出游的马车，踏板<sup>②</sup>支楞得老远，有多样用途；要不然也是老态龙钟，类似著名的波塔尔<sup>③</sup>的那辆马车。他们还保留着对开司米呢的迷信<sup>④</sup>。他们的太太佩戴项链和耳坠。他们的奢华始终靠省吃俭用。家里一切都很舒适，在门房的上头你可以看到：“请与门卫接洽。”他们在社会大数目上，如果也算得上数字的话，那也仅仅是一。

对于这个阶级的暴发户，有男爵头衔，生活就解决了；有一个端端正正插着羽翎，身着猎装的高个儿跟班，或者在费多戏院<sup>⑤</sup>有一个包厢，风雅就解决了。

---

① 指国家机器。

② 此处的踏板(marche-pieds)当指车夫脚下的踏板，而不是车两侧上下车用的踏板，不然下文“有多样用途”不好理解。

③ 波塔尔(1742—1832)，路易十八的首席医生，以生活简朴著称。

④ 当时，中产阶级仍以开司米呢为一种奢侈品。

⑤ 费多戏院在费多街(rue Feydeau)，一八〇一至一八〇四年间和一八〇五至一八二九年间，喜歌剧团在这里演出。巴尔扎克一向轻视喜歌剧团。费多戏院于一八二九年关闭。

操劳生活到此为止。高级官吏、上层僧侣、将军、大业主、大臣、宫廷侍从<sup>①</sup>、亲贵，均归入闲人这一类，属风雅生活圈。

一位哲学家在这样解剖完可怜的社会机体之后，感到成见真是可恶之极，因为成见让人们比肩而过，却又象水蛇一样互相避开。他于是想道：“我不能随意建立一个国家，我只能接受现成的国家……”

这种分类观察社会的方法，应该可以帮助我们构想出第一批格言了。照写如下：

#### 格 言

##### 一

休息是文明生活和野蛮生活的目的。

##### 二

绝对的休息产生忧郁。

##### 三

风雅生活，就其广义而言，是活跃休息的艺术。

##### 四

长年劳动的人不能理解风雅生活。

---

<sup>①</sup> 作者原注。侍从是风雅生活的一种基本条件。



## 五

结论：要时髦，就必须不劳动而享受休息，换句话说，就是中个四合彩，当百万富翁的儿子，当亲贵，捞闲差或者兼差。

### 第二节 艺术家的生活

艺术家是例外：他优哉游哉是一种劳动，劳动是一种休息。他一时风度翩翩，一时不修边幅；他一高兴，穿起农民的衣服，再一高兴，叫时髦先生都随他穿起燕尾服；他不遵守法律，他制定法律。无论他是无所事事，或是在构想一部杰作，看上去都象是悠闲自得。无论他是赶一匹口衔木制马勒的马，或是驾一辆轻便旅行车；无论他是身无分文，或是挥金如土，他永远表现一种崇高的思想，影响全社会。

皮耳<sup>①</sup>先生拜会夏多布里昂子爵<sup>②</sup>先生，发现自己置身于一间清一色橡木家具的书房中。这位比百万富翁还阔三十倍的大臣突然间感到，充斥英国的金银家具，与眼前的素朴情调一比，显得黯然无光<sup>③</sup>。

艺术家永远伟大。他有自己的风雅和自己的生活，因为他的一切反映了他的智慧和他的成就。有多少艺术家，就有多少具备新观念的生活。在他们身上，时尚是软弱无力的。这些桀骜不驯的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一切。如果他们把一

① 皮耳(1788—1850)，英国内阁大臣，纺织业巨头。

② 夏多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曾出任复辟王朝驻英大使。

③ 这段故事无考，当为巴尔扎克虚构。